

## 王国维弟子司秋沅先生轶事

○ 邓 明



司秋沅先生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国学大师培养文史学者的摇篮。国学研究院培养的数十名学生中，甘肃只有二位，可谓凤毛麟角。一位是冯国瑞，名满甘青；另一位就是司秋沅，却鲜为人知。两位是同学，也是同乡，何以知名度有霄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前者享寿63岁，但后者只生活了45个春秋，未及充分展示才华，显示学术水准，令人扼腕长叹。

司秋沅（1892—1937），原名呈祥，字瑞如，号庸帆，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的父母在县城开一间低矮的小铺，打些锅盔，烙些石子馍，以养家糊口。他们供司秋沅上完小学，便再也无力供他上中学了。司秋沅求学心切，以高分考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提供膳食津贴及住宿，还能剩一些零用钱，使他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去。在当时的省城兰州，一师是仅次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的好学校，教师阵容强盛，有翰林张林焱、拔贡杨汉公等，也有大学毕业的张曦、达详典等。司秋沅在旧学新知的沐浴下，于1926年毕业，之后任教于当时狄道县西乡

八松村树风学校（今属甘肃康乐县）。这是一所由甘肃省教育会会长牛载坤创办的学校，由前清状元、创办通州师范的张謇题写校名及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学校多聘名师，教学质量颇高。然而，司秋沅志向高远，不愿终老深山乡校，只不过囿于师范生毕业后必须服务教育界一年后方能转业或深造的规定，才在这里屈居一年。

秦汉狄道古城，西枕滚滚洮河，东依巍巍岳麓山，文化底蕴深厚。四时八节，各个寺观庙宇都在上演会戏，粗犷苍凉的秦腔响彻蓝天白云，演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庙堂上的忠良奸佞。司秋沅自幼在吼秦腔的氛围中长大成人，因之酷爱这种古老的戏剧艺术，能够字正腔圆地清唱著名唱段。随着读书的深入和提高，他对于秦腔的历史产生兴趣。当他读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论述宋、金、元戏剧的渊源、戏剧文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精义迭出，论据翔实，不禁心向往之。就在深山乡校的孤灯下，司秋沅鼓起勇气提笔给王国维写信求教。令他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回信，一来二往中，他知道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之事，便于1926年8月，通过经学、史学、小学、外国语、自然科学等科目的考试，考入研究院，同学中有谢国桢、冯国瑞、王力、姜亮夫等24人。

清华国学研究院，约略仿照中国古代书院、英国大学制度和道尔顿辅导制而建立。它位于北京西郊，有都市的便利而无

城市的烦嚣，水木清华，享有乡间森林的宁静，有如传统书院，而且有一流的教授，常川住院，讲课指导，加上优裕的生活条件，充足的图书资源，成为学生专心致志研究学术的理想环境。著名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吴宓教授担任主任。他们着重指导学生从事专题研究，撰写论文，其次才是课堂讲授。司秋沅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他在导师王国维的指导下，完成论文《伊凉诸曲考》。是文共分八章，深受导师褒奖，称他为“西北后起之秀”。

清华研究院常举行师生联谊活动，或为茶话会，或为聚餐会，师生互动，密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产生学术的和人际的亲密关系，由此而培养出导师对学生为学做人的影响。一次，师生欢聚一堂，共同赏月联欢。梁启超兴之所至，按节清唱昆剧《桃花扇·哀江南》一曲，清越缭绕。同学们各自演唱拿手好戏，叫好声此起彼伏。轮到司秋沅，他甩开嗓门，大吼秦腔，高亢悲壮，声振屋瓦，好一似铜琵琶铁檀板，唱大江东去，继而又唱慷慨苍凉的出塞曲，歌罢举座惊艳。同学同乡冯国瑞赋诗纪实：“当时耳热正酒酣，前席生徒共笑谈。杨柳笛中歌出塞，桃花扇底哀江南。”

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度：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准，即可毕业。但是成绩优秀者可继续研究一二年。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一书介绍：“7月间，经招生考试录取新生11名，他们是：王省、吴宝凌（云阁）、叶去非、罗根泽（漱冰）、蒋天枢（秉南）、葛天民、储皖峰（逸盒）、张昌圻（弘伯）、门启明、蓝文徵（孟博）、

马庆霁。另外1925年录取的裴学海（会川），1926年录取的马鸿勋，亦准予入学。开学后共有新生13人。”“1927年9月7日，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第三届学生到院报到，并开始选定自己的专题研究。”“加上留校继续研究的11人（有1925入学之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1926入学之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沅、朱芳圃、谢念灰、侯罅。编者注），本学年共有学生24人”，是为第三届学生。

1928年6月中旬，国学研究院第三届学生毕业典礼举行。此前，梁启超已于5月底辞去国学研究院职务，回天津家中休养。研究院办公室陆续将学生的成绩寄往天津梁启超家中，请他评阅。由于战事交通阻滞未能寄回。经研究院教务会议议决：成绩未审完毕，毕业证书一律缓发。故毕业典礼上没发毕业证书。本届毕业生有：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以上3名为第三年），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沅、朱芳圃、侯罅（以上7名为第二年），吴宝凌、叶去非、罗根



司秋沅定制的有关敦煌学与罗振玉的“流沙坠简”内容的墨盒

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蓝文徵、马庆霄、裴学海、马鸿勋等22人。他们的成绩阅完后，补发了毕业证书，但未公布其成绩。（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

1928年临毕业，司秋沅从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选出土蒲昌海的古残纸文字两段，嘱厂甸古玩商在白铜墨盒上镌之，用以鉴赏。部分铭文为：

吾乡敦煌石室之发见，实近世学术界上一大可纪之事。除六朝及唐人卷轴外，并有汉晋简牘，尤为可宝，惜其流传海外无片段存者。此二残纸，出蒲昌海，上虞罗氏曾著录于《流沙坠简》中，文章质茂，字体古逸，至堪鉴赏，因嘱厂估镌此。

一九二八年秋沅识于清华（白文印“秋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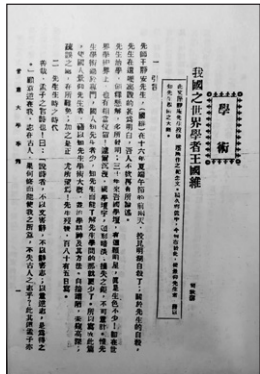
1928年秋毕业后，司秋沅回到兰州，被兰州中山大学（后改甘肃大学、甘肃学院、兰州大学）校长邓春膏聘为教员，兼图书馆主任，出版课课长。司秋沅博学儒雅，满腹学问，年轻有为，身兼数职，倾注全部精力为这所年轻的、甘宁青唯一的高等学府的发展壮大而努力工作。

他在文史系讲授“子学专书”“中国文化史”“新文学”“考古”，文史贯通，昆乱不挡，显示了他的广博学问。1929年，在定西县秤钩驿出土了新莽时期的衡器八件，被倒卖到兰州，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慧眼识宝，购买后藏于设在庄严寺的甘肃省教育馆中，供民众观赏。不意国宝却在一日狂风暴雨中被窃走，后在天津海关被扣，幸未流失国外。现三件藏北京，八件藏台湾。当年国宝被窃，司秋沅激愤难忍，就在考古课上讲授《新莽衡权考释》。他首先指出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历

史的重要性，并介绍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敦煌卷子、殷墟甲骨研究历史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接着历数近三十年来，甘肃发现的文物，从敦煌卷子、彩陶，到卓尼版藏文《丹珠尔》等，先后被斯坦因、安特生、美国国会图书馆劫走，现在莽权又被窃，真是甘肃文化的不幸。然后参考《汉书·律历志》等，辨认莽权铭文拓片，他率先做了考释，认为这是新莽颁布的标准器。

司秋沅以出版课课长的身份，先后主编校刊《兰州中山大学月刊》《甘肃大学季刊》《甘肃大学半月刊》，设置“学术”“讲坛”“专件”“书报评”“杂著”“附录”等栏目，刊载大学教员及校外人员的论著和译著。他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在《甘肃大学季刊》有怀念导师的《我国之世界学者王国维》《陇上史料丛钞》等。在怀念导师的文章中他写道：静安先生治学，创释悬解，多所发明，三十年来吾国学坛，有这颗明星，真是生色不少！即在世界学术界上，也有相当位置！遽尔沉没，国学坛宇，顿形暗淡，损失之钜，不可意计。

甘肃学院定期举行讲演会，司秋沅常做讲演。1930年，司秋沅在课外作业会文



司秋沅怀念导师的文章《我国之世界学者王国维》

学部会员大会上，发表讲演《文学家之修养》，他指出：要成为一个好的文学家，要有好的修养。这种修养可分作三层：一是要有文学的头脑，要比其他人的深一层，要以感情为前提，站在高山之巅，观察活泼的世界的一切事物；二是要有文学家的心性，要比其他人更细密更精致，感觉更敏锐。譬如同样听到的是钟声，文学家感受到的却是秋空的雁唳，为之长叹；三是文学家的品格要极高尚，不被物质利益所困，因此他的品格是光明的、磊落的、坦直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占东北，全国人民悲愤欲绝，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深入反思。一次甘肃学院举行总理纪念周，司秋沅向同学们发表演说，刊载于《甘肃学院半月刊》的内容有：

日本人之所以年侵占东四省，决非九一八轰炸北大营所能然。履霜坚决，其来渐矣。在数十年前，该国朝野人士，莫不积极研求东省之地势、险要、物产等项，甚至假充韩人，身如马贼团体，躬厮养之役，暗中调查，虽备尝险阻，亦所不辞。具如此坚毅勇往之精神，做事焉有不成之理？希望大家勿徒悲愤国耻之重迭，总要彻底下苦功盖，不畏难苟安，庶几国运可以挽回。

司秋沅主张学生们多做社会调查研究，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调查，以为发展甘肃经济的参考。他举例介绍兰州西固钟姓农民，四乡收购鸡蛋，然后批发，竟然发家致富，在兰州城建四合院，供子女上学，有成为大学生的，供职于学校。兰州安宁堡朱姓农民，收购兰州瓜果城盛产的冬果梨，分类贮藏，自秋到初夏分批批发，积累资金，也在兰州城建宅，供子女

读书深造，学成之后，有当小学校长的。这两者经营批发，促进鸡蛋、冬果梨销售，为农民服务，为地方增税，比做官当老爷贡献大多了。这些记录来自1992年笔者采访司秋沅的学生、80多岁的廖子厚先生所作的笔记。他鼓励学生朝西边的新疆发展，使甘肃有个宽阔的后方，这样才能建设新甘肃。他针对民国以来甘肃督军安徽张广建、甘肃督办河北刘郁芬主政甘肃横征暴敛、祸害陇人的现实，鼓励他的朋友、学生在甘肃地方实力派中去工作，逐渐壮大实力，实现“甘人治甘”的理想。他的同乡、同学秦峻峰就在陇东陈珪璋部当参谋长，使陈部逐渐壮大。1932年，陈珪璋在兰州被陕军孙蔚如活埋，秦峻峰亦被害，陈尸安定门外。司秋沅含泪备棺安葬，悲愤填膺，久久难抑，身心俱碎，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几年后于1937年寒冬腊月二十七，一个大雪飘飞之夜，投黄河自尽！

司秋沅在纪念导师王国维的文章小引中曾写道：先师王静安（国维）先生在十六年（1927年）夏端午节的前两天，投昆明湖自杀了；关于先生的自杀，先生在遗嘱里说的甚为明白，吾人不欲再有所论述。时光掠过十年，在大年三十的前两天，弟子选择了与老师一样的手段，绝然离开这个曾让他们那样珍视的人间世，心中当有极其强烈的不可自拔之痛，至今令人哀叹不已。

1941年，他的同学冯国瑞，路经兰州上沟傅家巷司秋沅故居，不禁怀念故人，写下了《悼司瑞兄》：

忧谗避地重来日，念子衔悲过上沟。  
自毁伤心鸣瓦缶，吞声结发泣瑩篋。  
怜从早岁多奇节，立尽斜阳问浊流。  
地下应知难一瞑，陆沉何计复神州。